还很长，你都退队了，也没有人在乎你去哪儿了吧？”

“……”黑骑觉得他疯了。

不，应该说，这个疯子才是真正的他。

骑士耸耸肩：“白魔他们还很惊讶呢，不过也接受了。学者还想追根究底，不过无所谓，就交给召唤去摆平吧。”

黑骑已经不想去问他和召唤什么关系了。

他现在只觉得累，很累。

但骑士不会就此放过他。

“你喜欢吗？”骑士问道，“这朵玫瑰。”

黑骑不语，他又自顾自地答，“这可是绝枪送

点忘记，我确实邀请了观众。”

黑骑茫然抬头，显然还在高潮的余韵里没有缓过来，只见骑士转身去取了什么东西，再回来之时，黑骑看清他手里拿着什么，几乎一瞬间瞪大双眼。

那是绝枪送他的玫瑰，他随手揣进大衣口袋了，没想到骑士给他换衣服的时候竟然掏了出来。

本能。

人类的本能有时是很可怕的，比如现在，黑骑的本能让他感觉到恐惧。

是一种由内而外、挥之不去的恐惧。

“毕竟，我还远远没有尽兴啊。”骑士把玩着那支玫瑰，指腹轻抚过花蕾，“放心，时间

窒息感、疼痛感、撕裂感、情欲、恨意和爱意。

黑骑已经分不清哪种感觉最真实。

“呜、呜……”

身下的男人苟延残喘般哽咽着，骑士却并无怜悯，在黑骑即将窒息前松开手，被虐待到潮吹的甬道也快要把他夹得缴械，干脆将今夜第一泡精释放在人子宫深处，射完的暴君似乎大发慈悲，手指抠挖着黑骑的口腔，把圆球拿了出去。

顺合不拢唇角淌下的津液早已流得黑骑身上和地上到处都是，骑士玩弄着他试图咬下却未能成功的牙齿，慢条斯理擦了擦手。

“这都能高潮，骚成这副德性给谁看？哦，差

强韧的力却让他足以坚持下去，就像在被凌迟一般，身不由己。

“唔…呃、呜呜……”黑骑呜咽着摇头，汗水让他的黑发粘在脸颊和颈侧，被苍白肌肤衬托看上去极为情色诱人。

而凄惨的悲鸣只会让暴虐君王愈发变本加厉，骑士一下下凿弄着宫口软肉，全然不在意身体主人如何颤抖瑟缩，直到把巨蚌撬开细缝，他才装模作样俯下身，替人捻了一缕碎发掖到耳后。

短暂，甚至可以说是瞬息的温情过后，那只白皙优雅的手就滑到了黑骑脖颈，狠狠掐紧。

与此同时他猛地挺腰，把大半根阴茎都捅进了蚌肉里面，和黑骑发育良好女穴截然相反的狭窄子宫，闭塞又紧致，却要被迫容纳这种尺寸的男人性器。

些许精液在黑骑身下汇聚成一小滩水洼，他已经完全被欲望支配了，穴肉还在不停吸吮着剑柄，连上面雕镂的凸起纹饰都勉强算作缓解饥渴，但杯水车薪，依靠这微不足道的快感，他射过一次，却再也没有迎来更爽利的高潮。

骑士当然知道这一点，他欣赏着黑骑的痛苦神色，垂眸看着那把象征神圣不可侵犯的骑士剑被当成肉棒塞进穴里抽插，倏而低笑了一声。

“真贱啊，我把它给你的时候有说过允许你这样用？”

骑士卸下手甲，走过去拽起黑骑的头发迫使他高昂脖颈，那双水雾氤氲的烟灰色瞳孔里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映出骑士的身影，他已经不愿意再看他了。

于是压抑过久的雄狮被彻底激怒，他一把抽出还插在黑骑穴里的硬物，剑柄已然被炽热肉穴

意地露出笑容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，后天，是什么日子？”

黑骑失去意识前听见骑士附在自己耳畔如是低语。

……

他是被热醒的。

按理说早该退去的热潮非但没有消失，反倒愈演愈烈，几乎将他烧得昏聩发蒙，他难以控制地伸手扯拽身上衣服，试图以此缓解热意，尝试无果才后知后觉，这并不是发烧带来的感觉。

这是情热。

喝醉。

但这一切似乎已不再重要，他们一起生活了近五年，如果骑士真的想谅解他，根本不会'记错'自己恋人的酒量。

只有沉默在他们彼此之间蔓延。

黑骑放弃了交流，他现在只想睡一觉解决发烧的问题，而骑士则撕下那层善解人意的伪装，端着醒酒汤走到床边，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掐住下颌。

"……放手，骑士，我不想……"不想跟你吵架。

话音未落骑士已经强行掰开他的嘴喂了进去，防护职业下定决心想要以蛮力压制的时候，承受方根本毫无反抗余地，更何况黑骑现在烧得一塌糊涂，半推半就喝完了整碗，骑士这才满

“今晚多谢你，你是个很优秀的坦克，想必以后一定会大放异彩。”

绝枪一时无言。

他不是不想接受黑骑的夸奖，但暗恋这种事根本不存在于他的字典里，如果就此放手恐怕下次机会渺茫，而恰在此时，他的通讯贝响了起来。

……

“你回来了，玩儿得开心吗？”黑骑一推开门，就看见骑士笑着把醒酒汤端到桌上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又被骑士堵回去，“——和，枪刃？”

黑骑愣了一下，他昏昏沉沉的大脑已经无法立刻反应骑士话中含义，也忘记告诉他自己没有

……

第二个发现他状态不佳的人是绝枪，因此并没有灌他多少酒，加之他云雾街出身，年幼时为了生计经常去旁边的忘忧骑士亭打杂工，陪各式各样的醉鬼喝酒，酒量自然比常人要好。或许绝枪也发现了这点，相当识趣地放弃了劝酒的念头，反而是夺过了他的杯子，然后把手背贴上他额头。

“你发烧了。”对比完自己的温度，年轻坦克郑重其事盯着他的眼睛说道，“别强撑，只是个晚餐而已，我替你跟白魔打声招呼，回去休息吧。”

绝枪觉得黑骑实在是太在乎别人的感受了，哪怕让自己痛苦也不会打扰别人的好兴致，这种与身份不搭的温柔和宽容很难不引起破坏欲，他突然和骑士有几分感同身受。

白黑骑《念念不忘》4

小炒，下章3p。

黑骑回到家时，屋里面的灯光还亮着。

海雾村夜晚的凉风让他头脑略微清醒了些，但仍旧脚步虚浮，那具褪下坚硬铠甲之后稍显单薄的身形摇晃着，握住了门把手。